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少墟集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朱坦

少墟集卷十一

明 馮從吾 撰

池陽語錄

河北西寺講語

萬歷辛亥孟冬廿一日先生至池陽謁王端毅公王康僖公馬谿田先生張玉坡先生温一齋先生祠墓門人數十人從之是日天氣晴明冬日可愛兩兩三三

然有春風舞雩之意詠歌歸來門人韓學博及諸生百有餘人候講於寺先生曰吾關中如王端毅之事功楊斛山之節義吕涇野之理學李空同之文章足稱國朝關中四絶然事功節義係於所遇文章係乎天資三者俱不可必所可必者惟理學耳吾輩惟從事於理學則事功節義文章隨其所遇當自有可觀處不必逐件去學而後謂之學四先生也

先生曰事功如端毅節義如斛山真爲國朝第一然學

端毅者不當學事功學斛山者不當學節義何也假如端毅當日上疏後即觸怒逮獄遭譴播遷如斛山則端毅當以節義名不得以事功名矣如斛山當日上疏後蒙温旨嘉納陟華躋膴則斛山又當以事功名不得以節義名矣可見吾輩只當就二公同道二公易地皆然處學不當在事功節義上學但不知二公同道處何在易地皆然處何在願共思之毋草草看過

問理學與舉業同異先生曰以舉業體驗於躬行便是真理學以理學發揮於文辭便是好舉業原是一事說不得同異又曰今之務舉業者多在文字上求好不在心術上求好不知七篇者有形之舉業固要好一念者無形之舉業尤要好不然心術一念少差則終身事業可知又何論功名哉

問明年科年屈指試期止有數月欲務舉業恐妨理學欲務理學恐妨舉業奈何先生曰理學使妨於舉業

則理學亦異端談玄說空之學非吾儒進德脩業之學矣理學原不離舉業如明年科年諸君中有自家應舉者有子弟應舉者時日已迫工夫不多父兄固當督責乎子弟自家亦當督責乎自家勿事優游玩愒月日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收心靜養簡事寡交將一切聲色貨利屏之絕之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看書作文時務要潛心體驗就在此處發揮道理使一一可見諸行事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絕奔競營

爲之念下忘食忘寢之功衆皆馳逐我獨恬淡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其得雋也念縣官之寵遇何爲而布素不改其偕計也念千里之跋涉又何爲而株守彌堅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從此得第則仕途一味奉公而不敢萌榮身肥家之念及至懸車則林下一味談道而不敢忘耕田鑿井之恩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樹標一代流芳千古皆決於今日之一念毋以今日舉業爲妨功而廢業也竊願諸君從此打起精

神發起志願斷斷然欲以爲賢而爲聖不專專欲以爲解而爲魁則豈惟自家不負科名即父兄亦永錫之光不惟父兄永錫之光即百二山河亦與有榮施矣倘見不及此第曰時日已迫工夫不多方且舉業不暇奚暇理學無論今日所讀何書所作何文日用飲食鮮能知味即使口耳記誦幸博巍科則功名到手心意滿足倘萬一謙虛者化而爲驕傲謹守者變而爲縱恣彼時自家固不能把持乎自家父兄又豈

能約束乎子弟臨渴掘井臨淵羨魚方曰如何做人不亦晚乎爲今之計莫若就在今日勘破將來一着養成終身根本不出舉業直躋聖域豈非一舉兩得之道哉若外舉業言學是異端談玄說空之學非吾儒進德脩業之學也不知諸君以爲何如

問在止於至善先生曰聖賢學問只在心性用功性者心之生理人性原來皆善至善者性體也止於至善則當下直合性體矣五覇不知性體至善故假仁假

義二氏不知性體至善故絶仁棄義告子不知性體至善故有杞柳湍水之議若知性體至善學問止於至善則五霸自不消去假二氏自不能絶棄告子紛紛之議亦自悟其非矣此曾子之學獨得孔氏之宗而萬世學者之所不能違也

問知止止字是死煞字否先生曰論語止吾止止字是死煞字此止字是活字孔子十五便知止於從心所欲不踰矩所以終身學問都有着落一知止則胸中

便有主張便有無窮妙趣當下便活潑潑地定靜安慮正是知止妙處非如槁木死灰置一物於此而後曰止也聖人正恐人誤認止字為死煞故以定靜安慮形容得止之妙

問中庸大旨先生曰中庸一書如一篇論天命章是冒頭仲尼曰君子中庸是主意中間引舜顏武周反覆發揮君子中庸一句尚絅章是大結首章自天說到人以本體為功夫順言之也末章自人說到天以功

夫合本體逆言之也故曰易逆數也知易則知中庸矣畫前原有易删後豈無詩知畫前之易則知天命之性

先生曰只中庸其至矣乎一句費聖人多少心堯舜授受大事也止說一箇中字孔子又恐人看得中字太高遠故不得已加一庸字若曰中者庸也既補出一箇庸字又恐人看得太淺近又賛之曰其至矣乎可見這箇中字非高非遠非卑非近真愚夫愚婦可與

知能而天地聖人所不能盡也子思一本中庸只是發揮此一句意

先生曰大學至治國平天下中庸至贊化育參天地皆是言學術不是言事功事功乃學術中之作用非與學術對言也後世迂視講學而專講事功此所以併事功亦不及古人可惜可惜

問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與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意同否先生曰中行者資

學兼到者也狂狷者具美資而可進於中行者也狂狷一加學問便是中行矣正與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思君子思善人又思有恒語意同思有恒正所以思聖人思狂狷正所以思中行也豈專爲狂狷有恒而已哉奈何夫子思狂而天下遂有僞狂夫子思狷而天下遂有僞狷夫子思中行而天下遂有僞中行如古之狂也肆肆是真狂今之狂也蕩蕩便是僞狂古之矜也廉廉是真狷今之矜也忿戾便是僞狷聖

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之聖人是真中行若鄉原便是僞中行此夫子所以致慨於三疾而深惡乎鄉原也

問理障之說先生曰不然謂之曰理自是無障謂之曰障還不是理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或者以此爲理障不知此正察理不精之障也豈理之障哉如人目中理上容不得砂石屑理上亦容不得金玉屑以理之所不能容者而强容之此正悖理不通之障也豈理之障哉或者又曰今有人於此病中縱欲固是欲

障病中讀書亦是理障先生曰且問病中理上該讀書否曰理上不該讀先生曰既是理上不該讀却要讀此亦悖理不通之障也豈理之障哉以悖理之障而反坐於理則寃理甚矣或者爲之快然

問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章大意先生曰聖人胸中如太虛然一無所有而亦無所不有鄙夫未問之前安得無故起念此正所謂未發之中也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及鄙夫一問於我則因彼之問遂發動起我

之知安得不竭兩端兩端既竭矣聖心尚有知乎哉依舊是無知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之無知正聖人之所以有知也若人未問則自誇其知既欲已之勝乎人及人既問則自秘其知又恐人之同乎已使驕且吝胸中不知有多少機械此世人之有知正世人之所以無知也

先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鄙夫未問知從何起兩端既竭知從何留如諸生考試當題未出時安得無故

下筆故曰無知及題旣出因他題目才發動起我的文思故曰叩及文旣完尚還有一句一意不盡發於文內否故曰竭及交卷後胸中依舊是題未下時光景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先生曰吾儒之無知無知而有兩端佛氏之無知知無而兩端亦無洪鐘無聲由叩乃有聲雖由叩乃有聲不知當未叩時雖無聲而實有聲聲之理惟無聲而實有聲聲之理所以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若無

聲而併無聲聲之理是廢鐘也未叩時若與洪鐘同既叩後便與洪鐘異雖既叩後與洪鐘異其實原是未叩時與洪鐘不同知未叩時之不同則知佛氏之言性與吾儒之言性佛氏之無知與吾儒之無知毫釐而千里也

先生曰佛氏以理爲障是空其聲而併空其聲聲之理一切總歸於空也所以無感時似與吾儒同一有所感便顛倒錯亂依舊落於世味中而不可救藥此正

以理為障之障也理何嘗有障哉若不以理為障則無障矣

先生曰聖人憫人之無知如見孺子將入於井故一當鄙夫之問便有怵惕惻隱之心便不容不竭兩端非納交於鄙夫非要譽於鄙夫非惡其有隱之聲於鄙夫也

先生曰上智聖人與下愚鄙夫同只是中人多了些知識所以過於下愚者在此所以不及上智者亦在此

何也當無感時無論上智下愚中人都是一樣無知只是一有所感人一問及下愚則以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問一答一問二答二何嘗不竭兩端何嘗添自家一些知識在內上智亦以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問一答一問二答二亦何嘗不竭兩端亦何嘗添一些知識在內只是中人多不然或以知爲不知或以不知爲知或問一答二或問二答一便不肯竭兩端便自家添許多知識在內世道人心之壞全

壞於此等人此聖人所以自任以無知也為中人者能親師取友講明正學刋落機知復還本真造到與下愚一般境界便是到上智聖人境界

先生曰陽明先生云箇箇人心有仲尼則箇箇人心有良知惟聖人能致良知所以鄙夫一問便竭兩端不然則茫然無以置對又不然則記誦之學易窮何以能竭兩端哉無知而能竭兩端此正聖人之所以致良知聖人之所以為無知也

問人生所遇不齊多不免動心奈何先生曰人心本自如太虛一切窮通得喪是非毀譽眞如寒暑風雨原與太虛本體無與畢之存一徇世心不是高之存一憤世心尤不是只平心易氣應之便合太虛之體隨其所遇便都是瀟洒快樂境界先生又曰請問人生所遇不齊不知動心後能齊否曰不能先生曰既不能可見還多了箇動心到不如只平心易氣應之自家還討箇受用自在

問先天後天之説先生曰人須要認得天字明白然後可言先後此處最要活看假如以起念爲天則未起念時爲先天既起念後便屬後天如不睹不聞是先天至慎獨便是後天繼此而發爲事業則慎獨又是先天事業又屬後天矣𢠸之天字指當下言凡事有天凡事有先天後天最當活看如以伏羲之畫爲天則未畫爲先天既畫即爲後天如以文王之卦辭爲天則伏羲之畫爲先天而文王既演之後即爲後天

如以周公之文爲天則伏羲文王皆爲先天而周公作文之後即爲後天先後字不可執一看

問和同之辨先生曰和同外面一樣若虞廷都俞喜起之盛無一毫乖戾異議恰似同不知此和也非同也若後世安石秦檜之流當時附和者不少恰似和不知此皆私相迎合以取官爵耳此同也非和也和同外面一樣只是君子小人心上不同講和而不同處不可用吁咈獻替字若用此則外面顯然不同矣又

何消辨和而不同同而不和

先生至弘道書院謁三先生祠畢一客曰端毅公父子當日極一時之盛今後人可謂否屯之極先生曰以端毅公父子如此勲業今否之極正泰之漸也如禹稷契同時奏功宜同時享報却不盡然禹以其身有天下報之最早享國却只四百年契之後若湯雖遲四百餘年始有天下而享國則六百年稷之後若武王直遲千有餘年中間去邠遷岐為狄人所苦及文

王羑里之戹一身一家且不可保自當日觀之似天不可問不知享國卻八百年天地間乘除加減道理原來如此

三先生祠内先生問其後人曰聞康僖公七歲能詩果否其後人述屋隙詩風來梁上響月到枕邊明一聯先生曰此不愧屋漏意

先生曰康僖公生長世家少年登第自筮仕至宦成通無坎坷中間止因得罪劉瑾罰粟三百石輸邊受許

多苦楚至今尚論者以此爲康僖公第一美事可見學者不當以厄困爲不幸

問諸生中多有貧困不得讀書者奈何先生曰顔子在陋巷中能博文約禮斟酌四代禮樂貧困曷嘗悮了顔子讀書余亦嘗屢空因讀陋巷章作二絶以自寛云命定難逃陋巷貧機關徒惹鬼神嗔不如打疊心源淨做箇羲皇以上人命定難逃陋巷貧奔忙徒惹世人嗔不如閉戸焚香坐做箇乾坤無事人人若

知難逃徒惹四字不惟高明者能自守即庸愚者亦見無益而自止矣

先生曰貧如夷齊千古稱聖貧如顔淵千古稱賢貧曷嘗負人哉只恐人負貧耳

先生曰人貧而我憐之周之則可我貧而望人憐之周之則不可

先生曰賈誼上書痛哭流涕欲感動人主使天下太平孔子講學亦是痛哭流涕欲提醒人心使萬世太平

聖人用心之苦如此

問徐行後長先生曰皐夔稷契之揖讓只是箇徐行後長操莽温懿之爭篡只是箇疾行先長

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先生曰要看一道字天地間原有這箇道理這箇道理又非渺冥實不外禎祥妖孽蓍龜四體人之善不善一念處此天地間自然實理實事惟至誠能先知之他人實自昧之耳至誠前知是人自異於至誠非至誠異於人也

問儒一也何有真儒醇儒大儒名儒之别先生曰儒一也若立心制行一毫不假雖卓然以聖學自命而中間不無襍於二氏之學此可以言真而不可以言醇如純然吾儒不襍二氏躬行實踐不愧古人而硜硜自守尚隘與人爲善之量此可以言醇而不可以言大若闇然潛修而一腔四海退然如不勝衣而一念萬年如舜之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如横渠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

萬世開太平此之謂大儒而真醇不待言矣此三者總謂之名儒吾輩學爲儒者也請擇於斯三者

慶善寺講語

先生謁諸公祠墓之明日歸長安門人百有餘人祖於城南慶善寺因設講席如昨先生坐已諸生請曰自昔大儒講學宗旨不一願先生提綱挈領使諸生有所持循先生曰自昔大儒講學宗旨雖多端總之以心性爲本體以學問爲功夫而學問功夫又總之歸

於一敬君子小人之分只在敬肆之間敬者衆善之根肆者衆惡之門敬者衆福之根肆者衆禍之門敬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肆則父子無親君臣無義夫婦無别長幼無序朋友無信人人敬則天下治人人肆則天下亂堯舜只是箇敬桀紂只是箇肆可不畏哉可不辨哉故曰敬者聖學之要

問敬爲聖學之要固矣又云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

終何也曰初學之士多以安詳恭敬爲主多知收斂及至既學之後多自以爲有所得便寛一步自謂悟後全無礙不知悟處就是誤處卒之放縱決裂壞人不小是徒知敬以成始而不知敬以成終也不知以文王之聖且緝熈敬止曰緝熈者無已時也故曰純亦不已以孔子之聖縱學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地位而志學一念必不敢少已若少已便踰矩矣成始成終成終二字尤當玩味

先生曰敬者心之本體如見大賔承大祭此心不覺收歛豈納交要譽惡聲哉一自然而然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耳可見敬者心之本體原如是主敬云者不過以功夫合本體耳非硬將一物强置之胸中曰敬曰敬也

問見大賔能敬承大祭能敬是性體否先生曰是情也非性也是率性之道非天命之性也見賔承祭能敬必有所以能敬者在此天命之性也此天命之性特

因見賔承祭而後形非因見賔承祭而始有惟未見大賔而吾心先已有主未承大祭而吾心先已有神此之謂性體此之謂未發之中惟吾心先已有主所以一見大賔便能敬惟吾心先已有神所以一承大祭便能敬此之謂率性此之謂中節之和能敬者情所以能敬者性知其所以能敬而主敬者君子盡性至命之學

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先生曰且只問禽獸見

大賔承大祭能敬否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正指此一點能敬之性體耳不然人之目能視禽獸之目亦能視人之耳能聽禽獸之耳亦能聽人之口能飲身能動禽獸之口亦能飲身亦能動人又何異於禽獸哉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恭敬之心非人也昔人有欲打破敬字者有謂目自能視耳自能聽更說甚存誠持敬者葢未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只在敬肆之間耳

問晉人以放達爲高近世高明者多傚之不知敬處安在先生曰晉人傚出放達氣象若與世相忘與人無競不知如王戎鑽核王衍三窟郗超入幕不知果相忘無競否可見他放縱恣肆處正是機械變詐處故作無心處正是詭秘有心處

先生曰莊子言自得自適是言堯舜以天下勞心以天下爲桎梏不過要得人之得適人之適使别人得所而非自得自適也自得自適與吾儒之說不同只是

要自家討便益討受用不管别人死活此莊子之逍遥所以壞心術而得罪於名教也

先生曰令人以敬爲僞以肆爲真即有好修者見道不明欲敬恐人說僞欲肆於心又不安此所以耽閣一生良爲可惜不知恐人說僞只當在敬中求真不當在肆中求真敬中求真是真君子肆中求真是真小人真之一字亦不可不辨也且於心不安處就是真心求爲真君子者正當於此處識取

問曾點莫春之樂過此亦能有是樂否曰遇莫春能樂遇秋冬不能樂點與三子何異只有了這箇樂無時無處無不是此物矣譬之善畫者寫出春景固好寫出秋景冬景亦好即如此時天氣雖寒然少長咸集欣然有得就是春風舞雩氣象何必遠求

先生曰學者必有戒慎恐懼之心然後有春風沂水之樂若無此心而徒談此樂是晉室之風流非曾點之真樂矣

問君子小人當如何處先生曰論交與當親君子而遠小人論度量當敬君子而容小人論學術當法君子而化小人不化則乏曲成之仁不容則隘一體之量不遠則傷匪人之比

先生曰交與一人不可妄講學無人不可容

先生曰有經世之學有出位之學有闇修之學有私已之學以出位爲經世以私已爲闇修此學者大病然有經世之學而無出位之學便是闇修而非以不講

爲闇修有闇修之學而無私己之學便是經世而非謂講經世之學者盡皆出位好名之人

問好名乃學者大病先生曰然然又有不可不辨者君子曰不好名恐雜爲善之心小人亦曰不好名恐妨爲惡之路又曰君子爲善不純只有好名二字小人阻君子爲善亦只有好名二字

先生曰好名之心有顯而易見者有隱而難知者務外之人無論矣至於私已之士躱避是非絶口不敢言

自以爲我不好名人亦以不好名歸之不知此正是好名之深處何也是與非對譽與毁對喜是喜譽之心固是好名避非之心即喜是之心避毁之心即喜譽之心避毁避非之心獨非好名乎可見喜是喜譽其爲好名也易見避毁避非其爲好名也難知故學者必拔去好名之根而後可以言學

問爲惡無近刑爲善無近名先生曰惡原不當爲也而曰爲惡無近刑只是教人爲惡不要已甚耳不戒其

爲惡而戒其無近刑何也不知其爲惡之日即其近刑之日而曰爲惡無近刑令人犯不赦之刑而悔之無及者必斯言也是誤天下之小人也善原當爲也又何論有名不有名君子爲善原不爲名而實大聲宏名必隨之是爲善之日即近名之日也而曰爲善無近名令人避好名之嫌而不敢爲善者必斯言也是誤天下之君子也范忠宣曰若避好名之嫌終無爲善之路可謂莊生頂門之針

先生曰君子曰不好名小人曰君子好名若不好名何以名都歸於君子君子無辭以應不得已只得併實亦不敢務恐務實而一時名至無以避好名之嫌耳不知避好名之嫌是亦好名也惟不避好名之嫌而後謂之真不好名

先生曰好名不好名古今聚訟余有一言解之凡說好名的事就都是該做的事若不是該做的事一做便壞了名如何說得好名可見好名之譏正周行之示

也豈直不當避而已哉知此則君子有所恃以務實
小人無所恃以肆譏矣
問近有以不操不舍之間有妙存焉解操舍存亡何如
先生曰此特爲不操者居間耳猶居官者曰不清不
濁之間有妙存焉有是理乎爲此言者必貪墨自恣
者也莊生謂盜蹠死利於東陵伯夷死名於首陽蓋
曰貪固好利清亦好名臧穀亡羊其失一耳不知使
居官者號於人曰貪固好利清亦好名此其人清耶

貪耶不問可知矣此莊生所以誤人不淺也

先生曰易曰藏密詩曰潛伏子思曰闇然此正聖學眞脈吾儒講學正是講學問要潛要闇要密而鄉原反借此以杜講學之口亦竒甚矣不知講學而不粘帶世味譏評時事便是潛便是闇便是密非以不講爲潛爲闇爲密也

先生曰楊氏無君墨氏無父當日豈料至此只是起於一念學術之差所以併自家亦不知耳可見術不可

不慎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嗚呼君親大倫仁人孝子無所解於其心者也楊墨豈不仁於吾儒哉亦學術誤之耳世之非學者曰只在行不在講竊恐所行一差關係豈小譬之岐路之中又岐路焉雖欲不問不可得也彼謂不必講者原安心不行第借口非學耳

先生曰學者須要脚根踏得定徹頭徹尾才得有成不

然如登九級浮圖一脚履錯直跌到底爲山九仞未成一簣豈止不能成山恐平地亦不可得也可畏可畏

問君子質而已矣章大意先生曰棘子成意思儘好只是言語過激子貢真得夫子彬彬之意不可說失輕重本末之等當時有文無質賤得以凌貴卑得以凌尊紊名分壞紀綱固不成世界若有質無文則貴無以别於賤尊無以别於卑名分紊紀綱壞亦不成世

界矣如周制樹屏反坫舞佾歌雍正所以別上下辨尊卑若因大夫之僭而遂併其佾與雍而去之則大夫固不得以僭乎天子天子又將何以別於大夫哉故曰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其關係世道一樣不可以偏勝有無論也

問文質彬彬先生曰彬彬最要體認蓋文質不是對立的亦不是六分四分低昂的譬之一木質也斲而爲器則文矣器質也加以彩飾則文矣文質豈二物哉

第雕斵彩飾不可太過使文勝質耳是知無方之愛敬皆從孩提知愛一念生來知此可以論文質矣

問道可道非常道何如先生曰吾儒所謂道正指其可道者而道之也老氏云道可道非常道則是以道不可道者爲常道矣有是理乎可言者是常言可行者是常行今曰道可道非常道則是言可言非常言行可行非常行而以言不可言者爲常言以行不可行者爲常行矣背理不通莫此爲甚

問有爲漢儒躬行宋儒空談之說者某殊不然不知先生何如先生曰漢儒中誠有躬行者而槩謂漢儒躬行則不可無論其他失節敗行即如馬融之列女樂桓榮之誇稽古不知可言躬行否宋儒如周程張朱即在孔門亦當列德行之科其他如司馬君實邵堯夫尹彥明劉元城諸儒其躬行實踐豈在冉閔之下漢書宋史明白易見而猶敢爲此言是侂胄江陵之餘唾不可不察也雖然亦非眞尊漢儒也特因漢儒

不講學故借以非宋儒耳使漢儒而亦講學也恐亦不免以非宋儒者非之矣

先生曰漢儒有傳經之功但當論其功而不當論其行宋儒有明道之功固當重其功而尤當重其人

問行義以達其道先生曰行義達道不是行義時能建些大功業便謂之達道便謂之有用實學便謂之真儒不能建些大功業便謂之不能達道便謂之處士純盜虛聲便謂之僞儒如此將道字却看做事功了

人安得不詭遇以圖功業如此是行義以達其功非行義以達其道也且如詭遇而能獲禽則功業雖建而人品已失如詭遇而又不能獲禽則人品先失而功業又不能建豈不惜哉行義達道只是要不枉其道不専在功業大小間論也三代而後此道不明久矣夫子安得不有聞語未見人之嘆

問求志者求何志達道者達何道先生曰求志者求此天地萬物一體之志達道者達此天地萬物一體之

道若不求此志即俾成一匡九合之功亦枉道也豈得謂之達道哉

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倘責任不在得無於一體之心有礙乎先生曰不然有此一體之心時乎大行雖披纓而於此心無所加時乎窮居雖閉户而於此心無所損非謂一槩披纓而後謂之一體也雖閉户之時而披纓之心未嘗不在只是責任不在我不得不閉户耳非謂一閉户而遂於一體之心有礙也禹

稷顏回同道正同此一體之心同此猶已之心只是禹稷有責任說得由已顏子無責任說不得由已惟猶已之心同所以能易地皆然猶已之心天地萬物一體之心也

先生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只在心上論不在責任上論責任所在無論山林不得侵廟堂之權即廟堂之上錢穀亦不得侵甲兵之權一體之心雖同而所居之位不一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此之謂君子

而時中此之謂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之學

先生曰天下事各有職分一毫越俎不得只是講學一事無論窮達人人都是當講的人人都是有分的却說不得越俎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先生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今人一膜之外便分彼此即父母兄弟閒尚且不能一體又何論天地萬物哉程子天地萬物一體之說蓋恫乎有餘悲也

或有疑程子一體之說爲馳騖者先生曰子請勿疑學者儘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尚恐不能以父母兄弟爲一體若疑其馳騖而不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一膜之外便分彼此其痿痹不仁之病殆有不可言者矣程子一體之說乃對症之良藥彼馳騖之疑是亦痿痹不仁之病將發而不自覺者也請速以程子之良藥藥之

先生曰張子西銘正是解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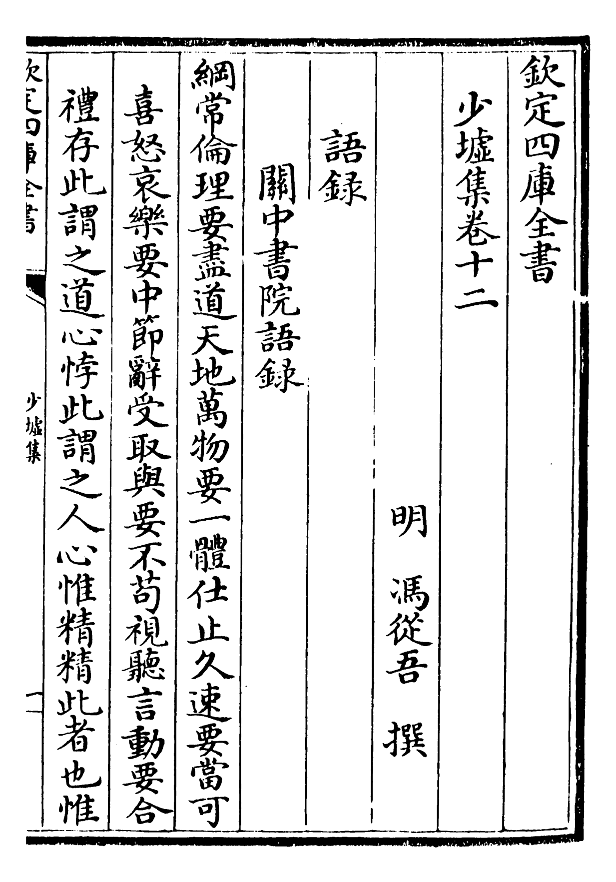
句開口說乾稱父坤稱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何等痛快學者果能知乾坤原是我的父母自然知萬物原是我的同胞雖欲痛癢不相關不可得也

先生池陽之講不惟士人興起即里巷小民咸擁輿聚觀候門竊聽欲得一二語終身誦之先生因出所刻做箇好人心正身安魂夢穩行此善事天知地鑒鬼神欽舊對一聯示之於是衆共朗念懽然稽首而去

先生瀕行諸門人餞於郊洗腆酌先生先生曰因此酒

觸起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聖聖相承道同心一那有不合有德曰或時勢不同先生曰只頭一句禹惡旨酒先不合禹曰惡旨酒周公曰我有旨酒周公豈不知惡當時也費了多少思量如禹之絶亦不難只是燕賔奉祭又不可少斟酌再三才悟得這箇道理原是活的所以三百篇中一則曰旨酒再則曰旨酒而俱繫以燕樂嘉賔可見除了賔祭都是當惡而絶之的雖然燕賔固不可少

又恐賔主借此沉湎而不知惡所以賔筵章又極言其醉狀而深戒之曰既醉而出並受其福可見這箇旨酒雖賔燕不可少亦不可縱此又周公善用其惡而深合大禹之心者也只此一事不知費了多少思量故曰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又何況四事哉註曰禹惡旨酒實未嘗絶先生曰絶尚不能制不絶必至濫觴賔筵之詩吾輩不可不書一通以銘之座右



欽定四庫全書

少墟集卷十二

明　馮從吾　撰

語録

關中書院語録

綱常倫理要盡道天地萬物要一體仕止久速要當可喜怒哀樂要中節辭受取與要不苟視聽言動要合禮存此謂之道心悖此謂之人心惟精精此者也惟

一一此者也此之謂允執厥中此之謂盡性至命之

實學右書允執堂屏

聖賢之學總只在此心故虞廷人心道心之說乃千古

聖學之原而解者多謂道心非人不麗而人心非道

不宰不必屏去人心而別覓道心也舉吾之人心一

禀於道即云道矣余向來亦爲此說所誤不知人心

道心不容並立如綱常倫理能盡道便是道心不能

盡道便是人心喜怒哀樂能中節便是道心不能中

節便是人心視聽言動能合禮便是道心不能合禮便是人心極容易辨非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爲人心以中節合禮爲道心也今曰舉吾之人心一稟於道即云道是舉吾之喜怒哀樂一稟於節舉吾之視聽言動一稟於禮即云道是明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爲人心而以中節合禮爲道心矣以中節合禮爲道心不差而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爲人心不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可以屏而去之乎以必不能屏而

去之者為人心是明白左袒人心回護人心也人心屏而去之猶恐不盡而以必不可去者當之何怪乎人心日熾道心日微令人猖狂而無忌也哉若以視聽言動為人心則亦可以綱常倫理辭受取與仕止久速為人心矣可乎類而推之如好問好察是道心不好問好察便是人心隱惡揚善是道心不隱惡揚善便是人心執兩端而用中是道心不執兩端而用中便是人心益為明白若以視聽言動為人心是以

問察善惡兩端皆爲人心也愈無此理矣
吾儒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此聲色就不好一邊聲色
說非耳得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之聲色也而或
者宗異端不即不離之旨倡爲不離聲色不溺聲色
不絶貨利不染貨利之說夫不離不絶人所易見自
已已諱不去所以不得已只得說箇不溺不染不知
既不離不絶矣又烏知其溺不溺染不染哉且如理
所不當離的惟恐其不即理所當離的只不離便不

是又何論不即不即不離明白爲當離而不離者諱而人多不及察何也

使人有兩箇心一箇是人心一箇是道心有何難精惟其只是一箇心所以難於辨别難於分析所以異說得易於誤人所以學者多易爲異說所誤這等去處關繫不小此精一執中堯舜所以開萬世道學之原也

學之一字創自說命而孔子揭之爲萬世鵠講學者講

其綱常倫理如何能盡道仕止久速如何能當可能盡道能當可得處在何處不能盡道不能當可失處在何處這等去處不容不講講的明白痛快心上默默有透悟處默默有自得處然後能一一盡道一一當可盡道當可非可以襲取而卒辦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者學此者也習者習此者也說者說此者也樂者樂此者也我能盡道我能當可我心自說何論人之知不知又何慍此君子之學非孔

子吾誰與歸

有朋自遠方來不是樂其人知若因其人知而樂便因其人不知而不樂矣安得不慍其何以爲說其何以爲君子朋來而樂者樂其綱常倫理大家俱能盡道樂其視聽言動大家俱能合禮樂吾道之得人樂斯文之有托非專爲人知我而樂著在自家一人身上論也

道心爲善爲君子人心爲惡爲小人左袒人心者又倡

爲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之說如周程張朱說他不好不得心欲退之而無其辭曰此有善之善如操莽溫懿說他好不得心欲進之而無其辭曰此無善之善主意愈竒立論愈妙關繫愈不小此人心道心辨之不容不嚴也

人心道心本自判然而或又借孟子仁人心也之說以證人心之即道此其說愈精而其左袒人心愈甚不知虞廷之所謂人心人字對道字言是不好字眼如

公私天人理欲之類孟子之所謂人心人字不對道字言是渾淪字眼猶云仁即我之心云耳虞廷之所謂道心道字對人字言是好字眼孟子之所謂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道字不對人字言是渾淪字眼猶云世間只有此兩條路云耳聖賢論學下字眼各有不同安得借孟子仁人心也之說而證人心之即道也公私天人理欲之類分别人心道心極明白故程子謂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天理

人欲四字乃程子破天荒語真得洙泗正脉唐虞真傳而或者一則曰天理人欲之分論極有病二則曰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又曰若天是理人是欲則是天人不同矣果如此說是混天人理欲人心道心而一之也豈有此理人心道心其謬雖去千里其差止在毫釐儘去精一尚恐混淆而今曰天理人欲之分論極有病令人滅天理而縱人欲關繫豈小

程子天理人欲分論既不是不知虞廷人心道心之分

論是否

或曰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指人心爲人欲道心爲天理此說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云云夫以人心爲人欲以道心爲天理說得極是而以爲不是何也既曰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自當云心一也自人欲而言則曰

人心惟危自天理而言則曰道心惟微何等明妥而必於闢天理人欲之説何也惟危惟微都就本體説惟精惟一才就功夫説今以罔念作狂克念作聖解惟危何也異學誤人雖賢者不免如此

又曰天理人欲之分論極有病自禮記有此言而後人襲之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若是則動亦是靜亦是豈有天理人欲之分若不是則靜亦不是豈有動靜之間哉其説如此余以爲

若是則便是天理若不是則便是人欲如何以分論爲有病彼以是不是闢天理人欲之論余即以是不是破天理人欲之闗

心之精神是謂聖出孔叢子而不載於論語此後人假借之言非孔子告子思語此句却有病不知心之精神是謂聖果道心之精神耶抑人心之精神耶如果道心之精神也則心之精神誠是聖如是人心之精神也則心之精神是謂狂豈得槩言聖哉蓋精神二

字在好處固說得在不好處亦說得在吾儒固說得在二氏亦說得豈可不辨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以理義言心才是道心不以理義言心便是人心必曰心之理義是謂聖方爲無弊耳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都是混帳兩可模稜話在人心道心上都說得必如易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始無弊

問虞廷說人心道心而上蔡謂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

意爾何也曰心本一自念起而後有人與道之分故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上蔡之言從大學來葢心爲意之主宰意爲心之發動本只是一箇心只因一念發動處遂名爲意耳上蔡之所謂心與大學之所謂心對意而言也虞廷之所謂心兼意而言雖不言意而意與知自在其中也大學因虞廷言人心道心恐人無處覔心故說出箇意字見此心一念發動才有人與道之異不然一念未起鬼神莫知從何分辨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正欲人在此心一念發動處分辨人心道心即下精一之功耳惟精者精察人與道之分不使之支離而去也惟一者心本一而一之乎道不至於支離而去也上蔡與大學之言正是人心道心惟精惟一的註解解得何等痛快

問詩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張子云大其心以體天下之物程子又謂心有主則實無主則虛何也曰不當在大小虛實上論只當分別人心道心如是道心則

小也是大也是有主也是無主也是如是人心則小也不是大也不是有主也不是無主也不是詩與程張之言皆是在道心一邊説所以無所不可

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便是人心一知便是道心一知則日用的便是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飲食只是一箇飲食人心道心之分只在知味不知味耳綱常倫理視聽言動衆人與聖人都是一樣只是盡道不盡道合禮不合禮便分人心道心便分

聖人衆人矣天下豈有兩樣綱常倫理兩樣視聽言動耶或稱爲聖或流爲狂只在一念操舍存亡飲食知味立躋虞唐勉旃同志慎此毫芒

世之黠檢於綱常倫理喜怒哀樂視聽言動者固多黠檢於形跡而不知求之於此心求心者又多求之於虛無寂滅而不知求之於綱常倫理喜怒哀樂視聽言動之際此心學所以愈晦若反觀內照以心爲主直從念頭初起處提醒此心精之一之綱常倫理一

一要盡道喜怒哀樂一一要中節視聽言動一一要合禮時時察識時時體認造到心體澄澈本原得力處則隨其所遇不必一一推勘而綱常倫理自然盡道喜怒哀樂自然中節視聽言動自然合禮故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論成功非論用功也余所云云是論用功非論成功也孔子十五志學不惟志不踰矩即志此從心所欲不踰矩第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能徑造故孜孜一生惟知有此志此

學縱學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地位而志學一念猶然十五之心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孔子之心學所以上接虞廷之傳也若心之不存而望視聽言動之檢固無是理若視聽言動之不檢而曰我能存心亦豈有是理哉言心而不言矩言成功而不言用功此心學所以愈晦而成功所以終不可幾也

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學者只當在維其有之上用功不當在

是以似之上用功

學問之道全要在本原處透徹未發處得力本原處一透未發處得力則發皆中節取之左右自逢其原諸凡事爲自是停當不然縱事事點檢終有不湊泊處

此吾儒提綱挈領之學自合如此而非謂日用常行一切俱是末節可以任意不必點檢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又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可見學不到自得終是支離終不能取之左右逢其原若不深造以道而曰我能自得又無是理世之學者喜談左右逢原自得之妙而厭深造以道博學詳說之功是未嘗有之而欲其似之也恐終無似之之日矣

學問功夫全要曉得頭腦主意深造以道主意全爲自得博學詳說主意全爲反約博學詳說正是解深造

以道反約正是解自得以自得爲主意以深造以道爲功夫以左右逢原爲自得之妙此孟子生平學問大得力處

學問曉得主意才好用功夫用了功夫才得到妙處若只談妙處而不用功夫則妙處終不能到若泛用功夫而不曉得主意則功夫亦徒用矣此空虛之學與支離之學皆聖道所不載也

問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也若只在喜怒哀樂上

一一要中節視聽言動上一一要合禮不幾於舍本而務末乎曰不然先立乎其大不是懸空去先立乎其大懸空在心上求正是在喜怒哀樂視聽言動間辨别人心道心精之一之務使道心爲主而人心盡化討得此中湛然虚明如雲之定如水之止如鏡之空如衡之平此之謂先立乎其大而喜怒哀樂自然中節視聽言動自然合禮目耳口體小者自不能奪也若丟過此心不去精一而徒欲喜怒哀樂中節視

聽言動合禮此真舍本而務末若不於喜怒哀樂視聽言動間精之一之而别求先立乎其大此又異端懸空之學恐大者終不能立而小者終不能不奪也吾儒論心正在綱常倫理日用常行間精之一之未感寂然既感豁然無事廓然有事沛然此心之所以為妙若丢過綱常倫理日用常行而懸空求心未感無事之時似覺寂然似覺俗心已化而一有所感便覺茫然便覺俗態復生觀於既感之茫然而知未感之

寂然非真寂然也觀於既感之俗態復生而知未感之俗心已化原非已化也不過懸空想像暫假片時而已欲根未拔而欲欲之不縱理根未培而欲理之不消其可得乎此所以今日悟道明日放恣小者任其所奪而猶曰我能先立乎其大也悲夫可爲心學陽九一慨

問先正有云道心者率性之謂未雜於人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見孺子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内

交於父母焉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饑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之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於人心也道無不中一乎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何如曰說得極是只饑而食渴而飲二句不是蓋異端之所謂性正指饑食渴飲之類指欲而言所以告子有三品之疑吾儒之所謂性專指見孺子入井而惻隱之類指理而言所以孟子

斷然有性善之說今以內交要譽極滋味恣口腹說人心極是只是說道心率性兼理欲兩項言不是耳如曰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良知也極是若曰饑之知食渴之知飲亦良知也便說不得矣一邊屬理一邊屬欲今把良知朦朧說此所以君子以循理為致良知而小人亦以縱欲為致良知耳況以欲為良知而以遏欲為致則功夫又不合本體矣本體源頭處一不清楚此所以後來流弊無窮曰如何得清楚曰

只消下一轉語曰食之知味飲之知味此良知也便不差矣且知味豈是知滋味之美惡是知其當飲不當飲當食不當食知其當飲當食而飲食之知其不當飲不當食而不飲食之便是致良知率性良知都是就理一邊說蓋異端以甘食悅色欲字爲率性爲良知爲自然而然而以吾儒愛親敬長理字爲矯揉爲造作爲勉然而然所以吾儒不得已直指本體曰吾儒這箇理字是天命之性是率性之道是自然而

然之良知非矯揉非造作非勉然而然也今以理欲混言率性混言良知又何怪縱欲無忌者之借口也

問致良知與精一之說同否曰綱常倫理盡道不盡道喜怒哀樂中節不中節視聽言動合禮不合禮孰為道心孰為人心别人還看不透自家良知却一毫瞞昧不得於此精之一之便是致良知故曰慎獨又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問虞廷言心而孔孟又言性何也曰性者心之生理非

心之外别有性也如心是心心之仁義禮智是性故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如丢過仁義禮智之心言心是人心非道心矣孟子所謂性善蓋直指虞廷之道心言也此理甚微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若佛氏以所以能知覺能運動的這箇言性而不以所以能中節能合禮的這箇言性是言氣質之性嗜欲之性而非言義理之性也生之謂性食色性也皆是就氣質嗜欲一邊說若生生之理食色之

理才是吾儒之所謂性故曰性善孟子道性善是就生生之理言而非直以生死之生爲性是就食色之理言而非直以食色爲性也若丢過理而專以生爲性專以食色爲性則人又何以異於禽獸哉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提此一點道心爲千古辨幾希之一脉也關繫豈小

孔子言性相近至戰國時又有三品之説有性惡之説孟子獨言性善何也蓋以天地觀之天本大生然天

不能無旱潦地本廣生然地不能無肥磽孔子言近是兼旱潦肥磽說孟子言善是專就大生廣生處說若三品性惡之言則是因天有旱潦而疑天之不能大生因地有肥磽而疑地之不能廣生也誤之甚矣存心養性辭平而意串存是收放心養是養德性存如擇種下地養是有了此種方可涵養蓋心有道心人心之别能存則人心去而道心現矣養也者即勿忘勿助養此道心之謂也夭壽不貳即知之盡即知性

也修身以俟只是存養無間立命合知天事天言之即易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至此則天人合一而造化在我矣

問唐虞之際洪水艱食天下正是多事而虞廷獨揭人心道心更不及事功一語恰似迂濶而堯舜事功獨卓越千古何也曰心者政事之源而精一執中正修政立事之根也源潔流清根深末茂此堯舜之事功所以獨卓越千古耳三代以後講心學者多見謂迂

而君臣上下爭馳騖於事功又何怪乎事功之反不及古人也心學不明關繫千百年國家治亂不小故不容不講

問心體本空空洞洞本一物不容而今綱常倫理又要盡道天地萬物又要一體仕止久速又要當可喜怒哀樂又要中節辭受取與又要不茍視聽言動又要合禮其功夫不幾於支離繁難與一物不容之本體相左乎曰不然子徒知心體本空空洞洞一物不容

而不知心體雖空空洞洞實萬物咸備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萬物皆備於我可見我必如此一一盡道一一中節一一合禮才謂之反身而誠才得樂若反身不誠不惟理勢上過不去即心上也過不去自不容不強恕而行反身不誠原是有物焉以間隔之原是有物焉以疑貳之以一物不容之本體而雜之以物所以反身不誠所以不能一一盡道一一中節一一合禮非本體之不能皆備也強恕而行不過去其

所以間隔者而自無不通去其所以疑貳者而自無不一當下便一一能盡道一一能中節一一能合禮當下便合本體故曰求仁莫近焉如此用功何等易簡直截而反以爲支離繁難何也若以此爲支離繁難將綱常倫理不論盡道否喜怒哀樂中節否視聽言動合禮否而第曰心體本來無物以此爲易簡直截可乎且心體如何見得萬物皆備曰如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便是綱常倫理本體原來盡道處如覩

天清地寧而色喜覩山崩川竭而色憂此便是天地萬物本體原來一體處如喜怒哀樂能中節心下便覺快樂不能中節則心下便覺愧悔此便是喜怒哀樂本體原來中節處推之仕止久速辭受取與視聽言動莫不皆然可見心之本體雖一物不容實萬物皆備也但以一物不容之體而間之以物貳之以物所以不能萬物皆備耳精之一之不過辨别人心道心去此一物不容之物以復此萬物皆備之物豈於

本體上有所增加此正是功夫要合本體處安得謂之支離繁難也哉世之學者止知本體之一物不容而不知本體之萬物皆備此所以多墮於虛無之病而無實地之可據令人猖狂而自恣也沖漠無眹萬象森然萬象森然復沖漠無眹此精一執中之學所以得統於天而萬世學者之所不能違也

問一物不容萬物皆備景象時書院新闢階除灑掃花樹森陰令人可愛因顧諸生謂之曰階除灑掃此便

是一物不容景象花樹森陰此便是萬物皆備景象若異端之一切俱無是無蕪無穢併無花樹而一切俱無也世俗之無所不有是有花樹併有蕪穢而無所不有也於理通乎諸生聞之躍然

少墟集卷十二